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 百家 百病 百案

鲁兆麟◎主编

近现代中医名家  
临证类案

《伤寒温病卷》

凝中医医案学创始人鲁兆麟教授30年之心血  
集晚清民国建国初期中医名家医案类编之大成

跨越200年·名医200家·录案15000则

# 百家百病百案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

伤寒温病卷

主编 鲁兆麟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家百病百案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伤寒温病卷/鲁兆麟主编.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304 - 8553 - 8

I. ①近… II. ①鲁… III. ①伤寒(中医)—医案—汇编—中国—近现代 ②温病—医案—汇编—中国—近现代 IV. ①R24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8329 号

百家百病百案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伤寒温病卷

---

主 编: 鲁兆麟

策划编辑: 侍 伟 吴 丹

责任编辑: 吴 丹

责任校对: 贾 荣

责任印制: 李 茗

出 版 人: 曾庆宇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 - 10 - 66135495 (总编室)

0086 - 10 - 66113227 (发行部) 0086 - 10 - 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电子信箱: bjkj@bjkjpress.com

网 址: www. bkydw. 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771 千字

印 张: 45.75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4 - 8553 - 8/R · 2157

---

定 价: 69.0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 《近现代中医名家临证类案》

## 编写委员会

主 编

鲁兆麟

副主编

杨思澍 王新佩 严季澜

编 委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文明	王天芳	王云阁	王建华	王桐萍	王晓兰	王新佩	卞一明
孔雁楠	左智杰	史学军	包来发	朱 焱	伦踪启	刘燕玲	严季澜
严竞辛	李 凌	李 萍	李文泉	李永芝	杨连柱	杨思澍	杨晋翔
吴 青	何焕然	谷晓红	辛 瑛	张 冰	张军(女)	张光琴	张莉莎
张根腾	张鸿泰	陈宝贵	陈家旭	陈赞育	范光照	林 毅	周计春
孟凡毅	赵铁良	徐 立	黄卫东	黄作阵	曹丽英	常 江	章 健
董 晔	韩 刚	焦 红	鲁兆麟	题兆魁			

编 者

于 飞	于文明	刁静东	马 明	马 琦	马谦(美)	马素云	王 忞
王 凌	王天成	王天芳	王云阁	王长艳	王凤梅	王江河	王明霞
王建华	王建福	王彦彬	王桐萍	王晓兰	王新佩	牛 欣	卞一明
孔军辉	孔雁楠	左智杰	石朝云	田晓英	史学军	白云海	包来发
冯淬灵	邢兆宏	吕秀花	朱 玲	朱 焱	朱勉生(法)	伦踪启	刘 平
刘 伟	刘 砚	刘 赞	刘骅萱	刘桐序	刘燕华	刘燕玲	江丹(英)
江翠津	阮金玉	阮淑萍	严季澜	严竞辛	苏 进	苏兴华	李 岩

李 凌	李 萍	李 深	李 瑞	李 樯	李文咏	李文泉	李永芝
李明瑞	李明霞	李春梅	李映琳	李炳汝	李晓林	李秩伦	李黎斌
杨亚晖	杨连柱	杨金洪	杨思澍	杨晋翔	杨晨光	杨惠敏	吴 青
吴振洪	何莲英	何焕然	谷晓红	辛 璞	宋晓雯	宋铁玎	张 平
张 冰	张军(女)	张 军	张 纲	张 忠	张 剑	张 圆	张文荣
张立国	张永举	张光琴	张向群	张忠会	张参军	张莉莎	张根腾
张航向	张家玮	张鸿泰	张锦辉	张燕秋	陆 原	陈宝贵	陈家旭
陈赞育	范光熙	范翠敏	林 泓	林 毅	林彩霞	侍 伟	岳 燕
周计春	周宗英	周德英	郑伟华	孟 捷	孟凡毅	赵代鑫	赵江宁
赵丽平	赵铁良	柯志颖	查名宝	侯 丽	侯军峰	侯学群	俞国旭
莫成荣	贾明珠	钱 茵	徐 立	高 媛	郭 燕	郭霞珍	唐智君
展 锐	黄 安	黄海(新)	黄卫东	黄年斌	黄红势	黄作阵	曹 炜
曹 辉	曹 锐	曹丽英	常 江	康小梅	章 健	阎香凝	董 晔
蒋 莉	蒋龙岗	韩 刚	韩凤珍	嵇 波	程昭(加)	程红燕	程志军
程丽萍	焦 扬	焦 红	鲁 岳	鲁兆麟	游能鸿	詹海洪	谭旭宏
樊丽萍	题兆魁	霍艳明	魏 民				

## 前 言

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清代名医方耕霞亦云：“医之有方案，犹名法家之例案，文章家之有试读。”研习历代中医名家医案，不仅是学习先贤诸家临证法要之门径，更是医林后学切实提升诊疗水平之阶石。

中医医案的整理最早始于明代，江瓘父子用数年时间，整理明以前中医名家存世医案，集腋成裘，而成《名医类案》一书，开创了医案整理研究之先河。清代魏之琇又在江氏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成《续名医类案》一书。两部医案著作收集自战国至清代近 8000 则医案。有清一代中医名家医案佳作辈出，中医医案数量迅速增加，从而使再次系统整理中医医案工作的数量和难度大大增加，导致这一工作长期无人继续传承。

时至 20 世纪 90 年代，笔者与严季澜教授等人经十余年的工作，收集整理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后（即清代中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1966 年之前）的名医医案，也收录了部分《续名医类案》成书之前未收之医案。共收集医案专著 200 余部，选录医案 15000 余则，以《二续名医类案》为名，完成了出版工作。该书成为中医医案学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著作。

2003 年开始，笔者组织相关专家在《二续名医类案》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中医医案的整理研究工作，进一步对中医医案

进行遴选、甄别，使该书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升，整理完成了《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的编撰工作。2013年，《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一书，入选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项目，这是对本项工作的巨大肯定。本书即在《中华历代名医医案全库》的基础上经过重新整理编次而成。

笔者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深感中医医案对于中医学人的重要意义，在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下，中医医案学科已经建立，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中医医案学”课程。尽管笔者已经退休多年，但幸有严季澜、张家玮等优秀学者在中医医案学的教学领域继而为之。关注和从事中医医案的专家、学者日益增多，此为中医医案学科之幸、中医学人之幸、中医之幸。

“将瞻才力，务在博见”，本套丛书为广大读者提供各科疾病历代中医名家的真实医案，相信该书会为中医学人提高中医临证水平提供帮助。聊书杂感，广求指正。



甲午年仲夏

## 编写说明

一、本书主要收集了清中晚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名医医案。

二、为了准确地反映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所收医案均摘自一手古籍和文献资料。

三、医案的排列，按各科疾病分类，各病之医案均按成书年代先后编排，系后人整理的医案则按医家卒年排入，以便对历代医家进行对照研究。

四、为保存各个医家学术原貌，本书中药物的计量单位均保持原书记述方式，未予统一。

五、部分医案后附有按语、注解等，均为原著中所有。

六、所录医案均注明出处，以供研究者参考。



# 目 录

第一章	伤寒	1
第二章	温病	148
第三章	风温	306
第四章	春温	344
第五章	暑温	368
第六章	湿温	423
第七章	伏暑	500
第八章	秋燥	561
第九章	冬温	575
第十章	大头瘟	589
第十一章	中暑	595
第十二章	痧证	602
第十三章	霍乱	607
第十四章	疟疾	663

## 第一章 伤寒

### 倪复贞

台山叶相国有孙讳益苞者，延余诊时身如灼炭，角弓反张，神昏不语。诊毕，相国问曰：脉散否？可救得否？余曰：太师无劳仓皇，此伤寒未经发表，故脉尚不散，疾势亦轻，可应手见效。相国曰：谈何容易耶，即以《伤寒论》，一二日可发表，三四日宜和解，今已十四日矣，安敢表乎？余曰：有表证表脉俱见，虽再多时日，尚不妨以开鬼门法解之。体若燔炭，一汗即散，遂以羌活为君，葛根、柴胡、升麻为臣，川芎、紫苏、赤芍为佐，麻黄为使，约一两五钱重鲜姜五片，连须葱白五根，水二碗，煎一碗。热饮而汗如雨注，病即瘳，无烦再药。公叹曰：前医误以为火证，服清凉剂多，所以疾愈甚，公仙乎也，何相见之晚。余曰：无甚奇，不过切脉不误，用药轻重适当耳。

《两都医案》

### 程从周

一人年三十余岁，三月终旬，从徽至扬，寓方鸿宇店中，得感寒证，腹中微痛，泄泻一日三五次，恶寒发热，头痛，腰腿俱疼。医用化滞胃苓，而热益甚，谵语烦躁。予脉之，两手战栗动摇而不可诊，右手脉大于左，左脉细小而散乱，据脉乃属内伤。询之，并无劳碌房事之类，但热甚，头痛不安。予曰：“古人有凭脉者，有凭证者。今此外证居多，皆系寒邪，宜凭证为主，虽然作泻，亦乃协热而利，非关滞也。”用羌活冲和汤加紫苏、姜、葱。汗出身凉，头痛皆除，泻亦旋止。若执人迎气口之说，不无多误。

《程茂先医案》

### 郭右陶

余次女四月间头痛发热，属伤寒太阳经证。用羌活冲和汤加减治之，

稍愈。至第四日，原照伤寒治之不应，更面赤身热，心胸闷闷不已，六脉洪大无伦。余曰：“此伤寒兼犯痧证，当看痧筋刺之。”余女不信，至晚疾益甚，始欲放痧。在左腿弯下，刺青筋一针，流紫黑毒血，余更有细青筋不甚现。是缘不信，多缠绵一日，痧气壅阻，故痧筋有隐隐者尔。服必胜汤三。头服，稍觉身松，未愈。次日，指上痧筋复现，刺血九针，服药未愈。俟至夜，右腿弯复现青筋二条，刺出毒血，服圆红散乃少安。后又骤进饮食，复发热面赤，用山楂、卜子、柴胡、陈皮之类。饮之不应，脉仍洪大无伦。此因痧毒复发而然。刺两足十指青筋，去其毒血，用必胜汤稍冷服。二剂未已，偶饮稍温茶，立刻狂言。此痧未尽散，因温饮而复发也。用冷井水二碗饮之，更冷服药五剂，然后痧气乃清。但病久身虚发晕。服参汤而苏。后用十全大补汤加减治之，调理二月而痊。

车姓者，五月伤寒十四日，忽尔发昏沉重，卧不能转，延余诊之。余曰：“此伤寒犯痧。若不先治其痧，余不敢任。”不信，延他医治之，益昏迷不醒。复求余，余曰：“痧气冲心，故昏迷。痧毒入于血分经络间，故病不能转侧。若先治痧，尚有瘳日。”即求余治。先放痧，不愈。用宝花散、圆红散及防风胜金汤，俱微冷服。痧退后，治伤寒而痊。

以上出自《痧胀玉衡》

## 郑重光

仙柯族侄，秋杪内伤生冷，外感寒邪，形盛气虚，中宫素冷，即腹痛作泻，呕吐发热，里证多而表热微。余初作太阴治，用苍术、炮姜、桂枝、二陈、香砂之剂，畏余热药，易医用柴苓汤。至十日，寒邪直入少阴，渐变神昏不语，默默但寐，肠鸣下利，足冷自汗，筋惕肉瞤，复召治疗，病势已危。主用真武汤加人参、干姜，回阳固脱，众医议论不合。惟秦邮孙医以予不谬，令祖晓齐先生主持，坚托余医。遂以真武本方，加人参三钱、干姜二钱、附子三钱，日投三剂，汗泻稍宁。其时令岳母曰：“药则效矣，奈热不退，何？”余曰：“此证以身热为可治，若不热，则厥冷下利不止矣。故余留热医也。”照上药服至三十剂，历一旬始省人事，筋惕下利方止，询其前事，全然不知。后服理中汤匝月方起。盖少阴病以阳为主，热乃可治也。

赵宅寡居蒋氏，年四十外，五月得时疫伤寒，初医未辨时疫，概作伤寒正治，发表有汗而热不退，再用清热，即干呕吐蛔。七日后延余往治，脉弦数而无力，余曰：“此时疫证，仍邪自里发于表，非若伤寒自表而传于里也。初因误汗，徒伤正气，清热必定寒中，以致干呕吐蛔，急宜温中安蛔，免邪入里。”即以小柴胡汤加炮姜，去黄芩。四剂呕止蛔安而经水适至，夜则谵语，即前方加当归、赤芍、红花，作热入血室施治。至十一日，乃大战汗出而解，已身凉脉静，一日一夜矣。忽复烦躁，面赤戴阳，渴欲冷饮，赤身跣足，或歌或哭，谵妄如狂。他医有谓汗后余热未尽，当用竹叶石膏汤者；有谓汗虽出而里未通，宜用承气者；又有谓余先误用炮姜热药贻患者，议论杂出。余答曰：“皆不然。初因邪未出表而误汗，以伤阳气，致中寒干呕吐蛔，又值行经而伤阴血，气血两虚，故出战汗。幸战而有汗，邪方外解，若战而无汗，正属不治。今身不热而脉反大，乃真阳外越，不急用参、附，必再战而脱。”余主用四逆汤加人参，煎成而不敢服，瞬息间，病人索被恶寒，方信余言。即以前四逆乘冷灌之，面赤渐淡，就枕略睡片刻，醒则又躁，即急煎如前大剂，亦用冷饮，方熟寐一时，及醒，问前事全然不知，反倦卧于床，不能昂首矣。用参、术、炮姜，一月方瘥。

吕惟斗翁令眷，住居仪真，癸亥正月初旬，余自真州发郡，路遇令婿黄苍润兄价，执帖相招，至诊其脉，细数近疾，重取全无，舌卷焦黑，齿垢枯黄，卧床去被，露胸取凉。问其病源，初二日开窗梳头受寒。前医用麻黄汤发汗，汗出后即烦躁，因而又用石膏白虎汤，遂致如此。口索冷水，复不能咽，而房内又设火三炉，余曰：“病人如此怕热，何须置火？”家人答以主母平素畏寒，日常所设。余曰：“此乃阴极似阳，亡阳脱证。”辞不治。其时朱姓生翁在座，力囑用药，勉以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生附子三钱，干姜二钱，人参三钱，甘草一钱，人尿、猪胆汁各五匙，煎成灌下一半，而人即昏沉不能咽，约一时许回苏，已离魂至江口，醒云扬州医生药好，复索余药，服后熟寐，次日回阳，齿舌润滑，如常畏寒矣。继用理中、生脉汤十数剂而愈。

魏虞成学博，壬申秋，得伤寒似症，诸医皆以柴葛解肌，枳朴化滞，或作疟治，而寒热无定期，且无汗解。因热不退，又进大黄丸下之而不便。至十八日，招余诊视，脉来弦细而紧，三脉皆阴，舌黑而滑，干啜不

休，频欲饮汤，甫咽，即呕出，而水倍之，当胸结硬，腹亦微痛，告之曰：“余治法不类诸医，恐不相信也，此证已转虚寒，非温剂不效。舌黑而滑，肾水凌心，饮汤即吐，引水自救，皆属少阴。况已汗已下，而邪犹不解，反增呕哕，阴躁不眠，乃亡阳之机，常药不效。”遂立方，用生附子三钱、茯苓四钱、干姜二钱、甘草五分，乃茯苓四逆汤也。令其多迎高明参议，未敢奉药，惟图弘春首允，他皆不然。至暮，乞药于余，服二剂躁定，四剂舌退黑，六剂热除，八剂呕止，能进谷汤。照此药再加半夏，八九日后，粥食渐进而大便冷秘不通，兼服半硫丸五日，大便方通而病解。计服温药一月，甫能离床。

方纯石兄，五月初，两颐肿痛，先为疡科所医，外敷内服，不知何药。至八日见招，肿势将陷，寒热交作。余曰：“此时行之蛤蟆瘟也。”用荆防败毒散两剂，表热随退，肿消大半。不虞少阳之邪，直入厥阴，脉变沉弦，喉痛厥冷，呕吐胸胀。改用当归四逆汤加附子、干姜、吴萸，坚服三四日，得微汗，喉不痛而呕止，脉起足温，尚有微肿，病家以为愈矣。次日往看，肿处尽消，但笑不休，问其所笑何事，答曰：“我亦不知。”脉复沉细，舌有灰苔，已笑半日矣，追思初病，必服凉药，所以少阳传入厥阴，厥阴不解，又传入少阴。少阴寒水，上逼心火，心为水逼，发声为笑，不早治之，将亡阳谵语，不可治矣。幸孙、叶两医，以予言不谬，遂用大剂四逆汤加人参三钱，服后片时，略睡须臾醒，即笑止。一昼夜共服三剂，次日肿处复起，仍用当归四逆汤加附子、干姜。三四日肿处回阳发痒起皮而解。其时有不解事者，谓予多用姜、附而致狂。医难用药，有如此夫？

汪方伯潘姓纪纲，寒夜随赴席，食席余冷物，五鼓回家，即腹痛作泻，次日早晨，则喉音顿哑，外无他证，手足不冷，但脉沉细耳。《灵枢》曰：寒中少阴，猝然而哑。因腹痛泻利后随哑，脉又沉细，全属少阴无疑矣。初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剂，则有喘之意，其身不热，寒不在表，而全入于里。易用四逆汤加桔梗，服二日，脉方略起。计每日用附子七钱五分，至第四日，犹喘厥片时，醒得微汗，其音始出。黄成丸兄未出室之女，壬戌冬杪，小便后猝然而哑，予作少阴中寒，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其时某医畏热不用，后七八日竟至不救。附记。

方伦远兄族弟，年未二十，自歙到扬，秋杪伤寒，先为扬城某医所治，至八日迎余。诊得脉弦而细，身微热，足冷呕逆，胸满，咳嗽，喉痛而吐血水，腹痛下利，阴茎内痛而尿血，夜则谵语。此证阴阳错杂，寒热混淆，乃厥阴经病也。检前医之药，乃柴苓汤也。辞不治，病人泣曰：“我孤子也，家有老母，乞怜而救之。”予曰：“此厥阴经病，宜表里兼温，使邪外解，前医不识邪气内搏，故呕哕下利，厥阴主血，邪搏血，故上下皆出，用药与前医天渊，必须桂、附。如不效，必归怨于热药矣。”伦远答以大数决不归怨。遂用桂枝、细辛、当归、赤芍、干姜、附子、木通、桔梗、甘草，姜、枣为引，解肌温里，以治身热喉痛，腹疼下利；外用乌梅丸以治呕哕、吐血、尿血，而祛寒热混淆之邪。余以一念矜怜，遂忘旁议，不意竟以汤丸二药，坚治半月而获痊。病起方初冬，而病者日已围炉烘足，设以吐血、尿血为热证，岂不殆哉！

瓜镇侯公邻，深秋伤寒，始自以为疟。饮食如常，寒热渐甚，至七日方迎至，则阳明证矣。服药五日，渐变神昏谵语，胸腹满痛，舌干不饮水，小便清长，转为蓄血证。遂用桃仁承气汤，下黑血碗许，即热退神清。次日忽小便不通，犹有点滴可出，用五苓不效，乃太阳药也。病者素清癯，年过六十，脉细而涩，此蓄血暴下，阴气必虚。经曰：无阳则阴无以化。原病阳明蓄血，仍用阳明之猪苓汤，汤用阿胶，是滋阴血者也。以本方：猪苓、茯苓、泽泻、滑石、阿胶，加桂枝、芍药以和营血。甫一剂，小便如涌泉矣。

瓜镇赵姓，伤寒半月余，前医发表攻里俱备，已经两下，心下痞硬，肠鸣下利，干呕心烦，形容瘦削，六脉沉细，前医辞治，其母求救。予曰：“胸痞硬而不痛，非结胸也，因两下胃虚而气逆，故痞硬。”惟温中泻实一法可施，以甘草泻心汤主之。用黄连、干姜、甘草、半夏、大枣，二剂知，六剂即效，盖前治之不如法，所以易效也。

邵子易兄四月间自江右回阳，素有中寒痰证，数日腹中微痛，渐次痛甚。先医者已用炮姜、附子、苍、朴温消，继用六君子加香砂，作太阴寒治，而痛益甚。迎余往诊，其脉沉细而紧，汗出沾衣，面赤腹痛，腹形胀大，干呕欲吐，小便频数，大便下利，少阴证全。此因前之苍朴耗气，继用白术闭气，是以不效也。但久痛伤气，须急扶阳，不宜疏气。以附子、

干姜为君，肉桂、人参为臣，吴萸、甘草为佐。用生附子三钱，人参、干姜二钱，肉桂、吴萸、甘草一钱。日三剂，三日后减一剂，又三日痛止而愈。

续溪堪舆方于长，年将六旬，自徽初到维阳，为方宅卜地，时癸亥初冬，彼不知江北较冷，多啖海珍。盖覆单薄，夜受寒冷，因之头痛发热，忍隐不药而饮食又未节，迨传至阴经，干呕胸胀，舌黑干卷，脉细如丝，方求医治。因其脉证，诸医金云不治，宜迁别寓，而卜地主人，不忍使迁，最后招余以定去留。余诊脉望形，答以不死，其语者清响，身轻自能起卧，无烦躁、下利、厥逆等证，病脉似少阴，而实太阴也。因肥甘在胃，冷结不通，食压太阴，致脉不出，中宫壅滞，津液不能上输，致舌干齿燥，用四逆汤加人参，作太阴霍乱治法。干姜三钱，附子二钱，人参、甘草各一钱，陈皮二钱。服至六日，腹中肠鸣，冷食消化，大便畅解二次，脉出舌润，次日黑苔转黄，胸宽思食矣。此证内实似虚，冷证似热，若不以形证相参，几至不救。要之，阳气未伤，身轻不厥，为可治也。

又如君汪，庚申年在瓜镇，时九月杪得伤寒，初幼科医治，先发表，即大汗如水；继和解而汗不退，益增烦躁；再投白虎、凉膈，即神昏默睡，唤亦不醒，摇之，惟开目而已。病至十九日，自郡迎余至瓜镇，切其脉洪大无伦，重取则散，身重踈卧，余曰：“此因误治，寒入少阴矣。初必夹阴伤寒，宜用温经，误投表药，致魄汗淋漓。阳因汗越，益增烦躁，再服苦寒，阳气愈消，致耳聋昏睡，此少阴，非少阳也。脉反散大，乃真阳欲脱之机。”急投附子理中汤二剂，服后脉稍敛，欲小便，及就桶，小便已，即寒战口张欲脱，再以理中汤重加人参，连进二剂，方阳回苏醒，次日回郡，留理中汤方药调治，半月始痊。

黄兰孕翁令正，年五十外，壬午隆冬，病伤寒，初不知何经受病，至第八日请治。脉则细紧面弦，呕哕痰涎，神昏但寐，腹痛下利，足冷舌灰，时发谵语。先治之医，犹用苍朴柴苓汤，作协热下利治，指谵语为实热。余曰：“病经八日，正阳尽入阴之时，已经发汗消导，而神昏下利，将至亡阳。”急用四逆汤以救其逆，安敢再肆疏削乎？撮附子、干姜、茯苓、半夏、甘草一剂而别。前医阻挠不决，置药不煎，至夜病剧，卜之龟神，神允余药，方敢煎服。服之即得寐，醒后神清。次日再招，相信委

治，诊脉稍和，即以前药加人参一钱，日服二剂，至五日，哕利方止。继用附子理中汤，半月始愈。

杨紫澜兄，夜劳不寐者屡日，春杪犹寒，致受夜冷，直犯阴经，初以受寒就诊，脉则弦紧，恶寒身痛，但微热耳。用温经散寒药二剂，略减，自不为意，起居饮食如常，寒未外解。数日后，内搏于里，肛门坠痛，遂易疡科作痔医之，延数日，痔不溃。亦不为楚，即转痛于季肋之后，近腰软处，又作肝痛治之，遂夜发热、烦躁、作渴，通夜不寐，复迎余治。脉沉紧而细，两足厥冷，舌紫苔白。余辨曰：“非痢也。”初病脉弦紧，原属夹阴，邪在表里之间，因不治疗，传至少阴，肛门坠而痛。盖少阴肾脏，开窍于二阴也。失之不温，今入肾之本位矣。且脉不数，痛处按之，内无硬形，外不作热，而痛肋反欲着席而卧，其无实肿可知，断非内痢，皆因失于温里，寒极于内，逼阳于外，所以夜热。阳既外越，里必虚寒，所以阴躁不寐，下冷必阳厥于上，所以渴而欲饮也。今已手足厥冷，脉已沉细，若不急温，必加下利，则难治矣。而杨兄素恶热药，奈病在厥、少二阴之本，非同阳证可以泛治，不得不肩任之。遂以官归、当归、赤芍、干姜、茯苓、甘草，暗投附子二钱，以防下利，夜服一剂，半夜安寝，烦躁惟一刻耳。次日又服二剂，则热退痛减，再二剂痛止踈卧，手足回温，肛亦不坠矣。如此药五日，即霍然而起，续以补药而痊。此证与三卷张紫山小便频数似痔之案相同。

君荣族叔居镇江，年三十外，夏月患伤寒，初不知何证。服京口医家药，发汗过多，即小便难出；又用五苓散，服下旋通旋闭，点滴难出，少腹胀满，头汗时出。迎余渡江，脉虚大而迟，坐不能卧，气微促，不小便者三日矣。余曰：“此误汗亡阳，非大剂人参不能救。”时京口老医黄石仓适至，余与彼两议相同，遂用人参一两、茯苓三钱、附子一钱，服下合目片刻，略有尿意。又进一剂微滴，夜又一剂，五更则频频而出，遂不禁矣。次日再以理中汤加茯苓、益智仁，调治半月而康。后七年，中暑而病，尿又不通，力薄不能市参，终至不救。盖此人纵欲，肾气大虚，每病必樱此患。

又令眷隔十数日，两颐亦肿而不痛，若属少阳，则脉当弦数身热。今脉弦细，身不热，亦属厥阴，始终以当归四逆汤加附子、干姜治之，服至半月，方从外解。发热脉浮，身发瘾疹，作痒而愈。彼因未服凉药，故不



致内陷呕吐逆冷，而传少阴发笑也。时行蛤蟆瘟一证，稽之前贤治法，皆主少阳而用辛凉，并无传经之说，然《虞天民医学正传》谓：“喉痹证不可遂投凉剂，恐上热未除，中寒复生，变为发喘不休，将不可治。”又《陈若虚外科正宗》亦云：“饥年毋攻时毒。”夫饥年指正气虚也。即此二说，则前贤之发明久矣。

吴隐南主政尊堂，因大劳后得时疫，初病但发热身痛，胸胀作呕，脉弦数，外无表证，此邪从内发，所谓混合三焦，难分经络者也。用芎苏饮疏解之，至第三日，两颐连颈肿痛，此邪由太、少二阳而出，正合败毒散证。服二剂，邪不外解，次日，反内陷而入少阴，变为胸胀呕哕，烦躁不寐，因病增剧。日请数医，皆用柴胡、苍朴、半夏、青、陈皮，枳壳。余虽日到而诊视者五人，药剂杂投，余不能肩任。至第九日，脉变细疾，烦躁下利，干呕胸满，令汗自出，遂直告隐南曰：“病危矣，不知连日所服何药？已传少阴，将至亡阳。若不急救，明日即不可治。”遂立方立论，用茯苓四逆汤：茯苓三钱，附子二钱，干姜钱半，人参八分，甘草三分。留药为备巷，以俟众议，其日历医八位，皆曰不可服，延至二鼓，病人不躁，忽变为笑矣。隐南知笑为恶证，勉煎服半剂，即安睡，至四鼓醒，索余药尽剂服之，又熟睡至天明。再请不准服四逆之医，又云当服矣，但造议宜减附加参，病家崇信。减附一半，加参一倍，甫下咽，即烦躁干呕，急复相招，竟去人参而加附子，随即相安，盖寒邪在少阴，重在附子，其加人参，不过助正气耳。终究去人参，以俟邪尽。六日后，方用人参理中汤加半夏，弥月乃安，病九日而传变三经。医不明经，何能治病？

方诞初孝廉，盛暑患咳嗽吐血，午后发热，腹痛作泻，病四五日，自以为虚损，觅广三七治吐血。招余参治，诊得脉弦细而紧，舌紫苔白，两足冰冷，咳嗽血涎。余曰：“此厥阴伤寒，非虚也，乃恣食生冷，畏热贪凉，寒中肝经，肝主血，此厥气上逆而吐血涎，形寒饮冷则伤肺，肺寒则咳，冷饮注于下焦，则腹痛下利。”拟用桂枝、细辛、赤芍、附子、干姜、吴萸、半夏、茯苓、甘草。呈方令尊翁，未敢用药，因药太辛热，不合病状故也。幸其令岳主持，方敢投剂。服至三日，则得汗而热退。再四剂，咳泻亦宁，而阴茎内痛。兼服乌梅丸煎剂，减去吴萸，加当归、木通，合当归四逆汤。又两日，小便旋通，七日后，步行于途矣。